

愛新及其它
徐稼軒作



受 戒
及 其 他

徐 葆 炎 著

上 漢
光 華 書 局 印 行
1926

序

我的這五篇獨幕劇，前三篇從前曾經在民報副刊發表過。後二篇是最近剛寫出來的，現在將他們集起來，印成一個單行本，意思並不是說有問世之必要，當然更不是說一定有排演之可能，且不過是自己留一個紀念罷了。如果有人歡喜要排演的話，那末我希望能夠有一個知道的機會。

本書的封面畫是倪賡德先生所畫，各篇的題畫是張珏先生所畫，我在此很誠懇地謝謝他們。

1926.9.15. 蔡志

目 次

序

惜春賦

受戒

結婚之前日

悲多波的信徒

有了名號的人



惜 春 賦

時 一個春末夏初的下午

地 一個大都會中的公園裏

幕中人物：

柳春先

顧以亭

景：

公園中的一片草地，旁有柳樹桃樹數株，太陽光自舞台左面樹林中射入，靠右旁的草

地上有靠背的木製的公園中特備的坐凳一張，幕開時柳春先坐在凳子上看一本西式裝訂的中國書，她穿的一套衣裙同樣的布料的衣服，粉紅色。高跟鞋，髮自由的往後梳着，一望而知是女學生。一分鐘之後，顧以亭自舞台左，口裏唱着曲子進來。他左腕挾着很不整齊的紙張一卷，穿的西服，神氣頗瀟灑。

顧（走到柳邊旁）啊，密司，你倒真也是很知道享樂的人，這樣好的天氣，坐在這樣好的地方看書，多麼風雅的事呀！

柳（給他突如其来的一喊，覺得又是驚奇又是羞忸，很不好意思的將頭低下了一些，仍舊看她的書。）

顧麥丹姆，你可是爲的怕羞嗎？怎麼不回答我，反而拿頭低了下去？

柳我連認還沒有認識你，你怎麼和我講起話來了？

顧人的認識都是偶然的，我們現在公園裏偶然逢見了，豈不就是認識了嗎？

柳 但是這樣的認識是不正當的。

顧 不正當的？那末要怎樣的認識才算正當？——你大約沒有到外國去過吧？

柳 沒有，我還剛在國立大學本科一年級讀書。

顧 那也難怪你了。在外國地方這樣的認識的人很多，而且就是從這樣而成了好朋友的也很多。

柳 但是這是中國，所以你不應該——

顧 我並不是拿外國人來做招牌，我的意思是他們那般好蠻的外國人還知道如此，那末我們這自號為文明最早，最知道享樂的中國人自然尤其應該知道了。

柳 聽先生的說法，先生似乎是到外國去過的。
先生到的是那一國？

顧 我到的是法國。唉，法國真好，法國人要算是世界上最知道享樂的人了。

柳 先生開口享樂，閉口享樂，很像是一個享樂主義者啦。

顧 你所猜的一點也不錯，我真是這樣的一個

人。

柳 先生不要動氣，我以為這樣的人最不好，我不喜歡這樣的人，因為他們不知道為國家，社會負一點責任。

顧 但是我要問你，人是為自己活着的呢，還是為別人而活的？

柳 人的活着自然是為自己的，不過太自私自利了也是不應該的，總得為人類謀一點幸福。

顧 然而我却以為不然。我不但對於什麼人類社會不關一點痛養，便是我自己的家庭也向來不過問。

柳 先生是一個脫離家庭的人嗎？

顧 不是的，我自己還沒有家庭。我說的是我父母的家庭。

柳 （微露注意之狀）你的意思是說你還沒有結……

顧 是的，我還沒有結過婚。而且我相信我也不至於幹那樣無聊的事情。

柳 什麼？無聊的事情？你不是說你是知道享

樂，不顧別的一切的嗎？那末你怎麼不想結婚呢？

顧 你以為結婚也算是享樂的嗎？唉，你錯了，那只是埋葬我們人類的青春而已。那裏有什麼享樂可說？

顧 不結婚，老來又怎樣呢？

顧 你不能這樣問。你這樣問，我就可以反問一句：『結了婚老來又怎樣呢？』你的意思大約是結了婚，老來時便可以享受子女的幸福，是不是？但是一個人如果爲了子女的緣故而去犧牲了牠自己的青春，那是最不值得的，青春是沒有什麼可以作牠的代價的。

柳 但是青春也有完畢的時候的，等到青春完了的時候你又怎樣呢？

顧 一個人等到青春完了的時候也就算了。

柳 算了？

顧 是的，我的意思是說他就可以去死去了。

柳 啊，這是多麼可怕的思想呀！

顧 可怕的思想？這有什麼可怕？這個要是也算

可怕，那末人一生出來也就是可怕的。

柳 怎樣呢？

顧 因爲生出來的那一天我也可以說是死的開始的一天。

柳 先生是研究哲學的吧？

顧 不是的，我研究的是文學。

顧 聽你講話趣味倒怪有趣味的。

柳 那末我可以坐下來同你多談一忽兒嗎？（扶着過去）

柳 可以。

顧（坐到她的右邊，兩人相距約有半尺） 我是姓顧，名叫以享。你可以讓我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嗎？

柳 我姓柳，名春先。

顧 好漂亮的名字！我們從此做個好朋友，好不好？

柳 你這人說話怎麼這樣隨便。

顧 怎麼？

柳 這還早呢。

- 顧 還早？再遲一點恐怕我們的青春怕就要逃走了。
- 柳 你的性格，你的一切，我都還沒有知道一點。
- 顧 我的性格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！我是一個愛惜青春的人，享樂的人，研究文學的人。
- 柳 你研究的那一派文學？是為人生呢，還是為藝術的？
- 顧 你這些話怪俗的，這大約是你的教習教給你的吧？我研究的文學沒有什麼派，我只憑我自己一時的高興的衝動寫出來的。
- 柳 你不是說你只愛享樂，不負一切的責任的嗎？怎樣你也做這樣苦的工作呢？
- 顧 這也不能算什麼責任，也不能算什麼工作，不過是我的享樂的一種。
- 柳 你應該做點有意思的事情才好。
- 顧 有意思的事情？但是什麼是有意思的事情呢？
- 柳 比方說你著作一部書的時候，你總得預先

想一想，這部書出版了之後，對於世人有多少益處，對於你自己有多少益處，……

顧 柳小姐！

柳 什麼？

顧 我看你的年紀總還不上二十四五歲吧？怎麼講出這樣老太婆的話來？我已經對你說過了，我的著作也是享樂的一種，至於什麼世人，什麼益處我是素來不問的。（說時翻開他膝下所挾的稿子）

柳 你手裏也是你著作的一篇原稿嗎？

顧 是的。

柳 是詩嗎？

顧 不是的，是一篇戲劇。

柳 寫的什麼？是喜劇，還是悲劇？

顧 我明天就要擎去付印，詳細的情形你等出版時再看好好了。

柳 但是你可以擎他的梗概對我說說嗎？

顧 寫的是一個五十歲的老頭子，他自二十歲的時候起就努力於他的事業，努力了三十

年，錢也有了，名譽也有了，老婆子女不消說當然也有了，他以為從此可以享受餘年了，後來有一天他在公園裏逢着了一個美麗得像天仙一般的女郎，他並沒有別的大慾望，他只想同她握一握手，或者談幾句話，但是那個女郎却對他說『老頭子！我在前面跑，你在後面追，要是你趕得上我，那末你的一切的要求我都可以承認，如果趕不上我，那你就休想來和我談一句話。』

柳後來那個老頭子有沒有同她賭這個比賽？

顧怎麼沒有！但是老頭子畢竟年紀老了，精力也衰了，那裏趕得上她，不到二百步的時候，他早已疲倦得氣也吐不轉來，再也不能跑了，他前面的那個女郎也早已不知跑得多遠了。他受了這個羞辱之後，痛定思痛，知道了他的精力已經沒有了，他的青春已經是過去的了。青春也已經過去了；名譽，錢財還有什麼用處？後來他就自沉於河而死。

柳 這是一個悲劇！

顧 悲劇？人生都是一幕悲劇——要是在青春的時候不知享樂的話。

柳 嘿，一個人的青春真是頂可寶貴的東西。

顧 你也贊成我這個意思了嗎？

柳 贊成的。

顧 那末，柳小姐，讓我們來做個好朋友。可以的罷？

柳（不好意思的說）可以的。

顧（將身體移近去，與她接觸着，左手放她的肩上，右手去握她的手）既然可以，那末讓我們接個吻。

柳（撇開他的左右手，拒絕他的接吻，想立起來，被他拉住。）你這個人太無禮了。

顧 怎麼？你又忘記了嗎？

柳 忘記了什麼？

顧 忘記了我剛才對你所說的一——愛惜青春。

柳 你這樣就算是愛惜青春了嗎？

顧 這怎麼還不是呢？我倒要請問你，你青春過了的時候還有人會來要求你接吻嗎？到那

時候恐怕就是要別人來和你接吻別人也不肯了。

柳 但是這樣總不好，我以為要愛人才能這樣。

顧 我是很愛你的呀，你試想一想看，我要不愛你我怎麼會要求向你接吻呢？

柳 （快樂的樣子，但很暗藏的）你愛我嗎？

顧 我剛才一走進來的時候就愛上了你了。

柳 我不懂你對於人的愛怎麼發生的這樣快。

顧 這要問你自己為什麼會生得那樣使人一見就會愛。

柳 （低頭，很不好意思的）

顧 現在我們可以接吻了吧？（與前一樣，以一手搭在她的肩上，一手去握她的手，在她的頰上接了一個吻。）

柳 （臉孔漲得血一樣的紅；張了幾張口，仍舊說不出說話來。）

顧 你怕羞嗎？柳小姐，不要怕，讓我們多接幾次吻。（又在她頰上吻了一下）一個人的活着就是在青春的時候，青春的時候最高尚的，

最風雅的事情就是男女的戀愛了，戀愛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，而接吻又是戀愛中最純潔的表現，所以我們應該多接吻，方才不辜負我們自己。

柳 但是，顧先生，我以為你這種行為終屬不大正當，要給別人看見了的時候怎——？

顧 別人？管他做什麼，他們自有他們的無聊念頭，我們只享我們自己的樂好了。

柳 父母知道了也不好。

顧 你已經可以不必再做父母手下的人了。你做人做到這樣大的年齡都是為你父母做，你還沒有做怕嗎？

柳 那末我們應該自己去做人了。

顧 這才對。

柳 那末我們應該有個家庭才好。

顧 這又多蠢呀！有了家庭就有了家庭的責任要負，生兒育女啦，買米煮飯啦，以及一切那些麻煩的事情，這不是擊我們的青春統統都銷磨盡了嗎？

柳 你這個人真太不知道負責任了。但是你這種人一輩子也只好做光棍。（註：諷譏獨身不娶者）

顧 你以為做光棍不好聽嗎？只有做光棍的人才是為自己做人呢，其他的人都是為別人做人。

柳 為什麼人做人？

顧 小的時候為他的父母做人，大起了的時候為他的子女做人，他自己何嘗做過一日人？——換句話說，就是他何嘗享過一日樂？

柳 你的思想真新穎。

顧 沒有什麼新穎。不過有時我自己想想，我這個人聰明倒有三分的。

柳 我看起來也覺得你很聰明。只是你太聰明了，所以才弄得有這樣奇怪的思想。

顧 你如果真以為我聰明，那末你應該學我的樣。

柳 學你的樣怎樣？

顧 學我的樣就是給我一樣做人。